

四幕悲劇

寡婦院

夏·霞·著



萬家
叢刊

· 中 央 書 店 印 行 ·



民國三十一年雙十節出版

印二〇〇〇冊

寡婦院：劇本

全一冊——實價國幣三元

本劇本非經作者同意不得排演或攝製電影

著者

夏霞

出版者

中央書屋

發行

中央書店

者

象

金鳳影

予且著

秋齋小品

秋翁著

以上各

石榴紅

小逸著

秋翁說集

秋翁著

書均已

大學皇后

馮蘅著

女作家說集

萬象選

付印，

魯平奇案

丁紅著

黑衣人

梯維譯

可出版

象刊

我所以要寫「寡婦院」



雖然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有了寫「寡婦院」的動機，但是真正起始動筆却是在去年年底，那時正是隆冬的節氣，外邊的寒風雖然刺骨的冷，但是我心裏却像火般的熱，我謝絕了一切的應酬和交際，把自己關在屋子裏，穿着一件舊棉襖，蓬著頭，黃着臉，每天從早晨寫到晚上，從晚上寫到夜半，電燈滅了，我點上臘燭寫，火爐熄了，我抱着熱水袋寫，我整個的腦子裏充滿了寫，我整個時間都用在寫，我就這樣寫，寫，寫，一直寫了近一個月，我才算完成了這本幼稚的「寡婦院」。

也許有人要問「你為什麼要這樣的起勁呢？」那我可以告訴你們，這只不過是想表示我對父親的敬意罷了。當然，父親的偉大，父親值得頌揚的事情不僅這一件，不過却以這件事給我的印象為最深。

那是遠在三十年前我還沒有生出來的時候，在我那非常守舊古老的家庭裏曾發生過這件「排遺事」，我的大伯父因為思念死去了的大伯母（他的第一個妻子）得了很重的病，看着病勢，鳥就要死了，請遍了醫生都說已回生無術，於是全家都慌亂焦急起來，後來不知道給

誰在絕望中竟會想到了沖喜的治療法，他們說趕快再給大伯父娶一房親沖沖喜，也許就會好起來的，而最可笑的是這個糊塗的提議竟被採用了，不久他們就又物色到了一位新的大伯母，她很年青美麗，只是家境不大富裕，所以在她父親貪吝着結我們這門富親不會吃虧的原則下，她竟被人用花轎抬到了我們家和我那只剩了一口氣的大伯父成了親，當然這種滑稽不合理的治療法不會效驗的，所以不到兩個月她就變成了寡婦。「當了寡婦就應該守節，」是那個時代天經地義沒人敢反對，所以她雖然滿腹委屈也只好自怨命苦的爲死去的丈夫守節。

一天復一天，一月復一月，她苦熬了將近一年，她每天聽見一些空洞的讚美的詞句，却找不到一個了解她內心苦痛的人，她每天在人前裝着笑臉，却在人背後珠淚暗彈。她這種痛苦的情形，在一個暑假中偶然被我父親發現了。

我父親是我們家裏第一個到北京去求學的人，一向被家裏的人看作洋學生最討厭的人，因爲他常常和家裏起衝突，他老是有他的洋主張，只要他認爲有理的事，他一定要力爭到底不肯退縮不肯屈服。

所以當他發覺了大伯母的痛苦的時候，於是他又和家裏發生了爭執，他的理由是大伯母的年輕美貌，不應該活活的守寡等死，況且她又不認識她的丈夫，根本沒有愛情可言，強迫的把她娶來給將死的大伯父，已經是夠不人道的了，現在還要強迫着她爲大伯父守寡，更是不人道了，乾脆是殘忍暴行，所以她主張大伯母應該再嫁。哈！「寡婦再嫁？」那簡直是奇聞，不只是寡婦本身的恥辱，也是全家的恥辱！當然不成了，所以任憑父親有三車大道理，仍是辦不到，後來父親索性也不再跟他們枉費口舌了。

他一聲不響的回到北京去抓着他一個最要好的同學，把大伯母的事情，全盤告訴了這位同學，求他幫忙，湊巧這位同學也是個熱腸子的人，不只願意幫助他救大伯母，還更澈底的

願意娶大伯母作妻子，表示他們救人應該救到底的決心，於是兩個人精密的計劃了一下，父親就又胸有成竹的回到家裏來。

他偷偷的拿那位同學的照片給大伯母看，徵求她的同意，最初大伯母是沒有胆子表示什麼，只是哭，後來抵不住父親的一條巧妙彈簧的舌頭，到底把她說得心動了，她也覺得與我們在我們家裏坐着等死，倒不如逃出去找條生路，所以就是一個深夜裏，她大胆而決心的由父親保護着逃出了我們家，逃到離車站很近的一家小客店裏，那位熱心的同學，就等在那小店裏，當晚他們就草草的舉行了婚禮，媒人證婚人主婚人都是由父親一手包辦的。

第二天黎明，家裏發現了大伯母失蹤了的時候，大伯母早逃到北京笑咪咪作新娘子去了。家裏當然知道這是父親幹的好事，於是大亂起來，有人說父親簡直是胆大妄為，應該毒打一頓，有人說這種荒唐的舉動，應該驅出五族之外，有人說應該把父親關起來，不再放他出去念書，免得洋毒越轉越深，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但是他們也只是口頭說，沒有實行，因為第一，父親遠在北平，他們鞭長莫及，二來他們還要保全虛面子，怕事情傳出去反倒更難聽丟臉，所以亂忙了一陣，後來只好鴉雀無聲的又寂靜下去了，等到第二年父親回去了，只是被祖父偷偷地罵了一頓算完事了，結果是父親大大的勝利，可憐的大伯母因此得救，一齣可歌可泣的悲喜劇就此閉幕了。

這齣戲從我懂事時就聽見母親講給我聽，也從我懂事起就深印在我的腦子裏，我欽佩父親那種偉大救人的精神，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要學他的樣子，但是始終我找不到機會，這心願一直跟着我長大，現在我才算實現了，因為我想到了寫劇本這個辦法，我可以借着演戲把父親那種助人的精神發揚而擴大之，從前他只是幫助了一個人，現在也許能夠幫助更多的人，因為我深深知道就是現在那種封建勢力的餘毒還是那樣存着，一定還有着無數像大伯母那樣

的可憐蟲在等待着人去幫助。

以上只是寫了一大篇關於父親給我寫「寡婦院」的啓示，現在該輪到感謝李健吾先生朱端鈞先生陳西禾先生李伯龍先生黃佐臨先生藍蘭小姐他們給我關於寫劇本時候的指教和鼓勵，還有張養華先生孫芝芳小姐幫助我抄寫，還有許多朋友供給我的材料和意見，使我能把這平幼稚的東西拿出來問世，他們賜給我的恩惠，我將永遠印在心的深處，完了再會吧！但願「寡婦院」不是個晦氣鬼沒人理睬牠。夏霞三十一年十月於上海

謹以此書獻給我：

敬愛的我親！

作者，夏霞。

卷·頭·語

中國近幾年來的戲劇運動，雖如火如荼，盛極一時，但劇本的缺乏，每使愛好戲劇的人們感到相當苦悶。彷彿建築房屋，具備了鋼骨水泥，沒有建築師打的圖樣，使大匠小匠，手足無措，怎能夠造成壯麗的院宇呢？話劇缺乏劇本，這是不可掩的事實。

著作劇本，著作人除文學要有造詣外，還須對戲劇下過一番辛苦的耕耘，有親炙過戲劇的經驗，才能夠寫出生動活潑的劇本來。以此排演，得使人盡其技，技盡其能，各個演員，收到良好的效果，不致使劇本成爲畫餅，難療觀衆之饑。

夏霞女士，天才橫溢，親炙劇藝有悠久的歷史，演技方面，早到爐火純青之候，憑她親炙的經驗，寫出這一部四幕悲劇——寡婦院來，當然是一部好劇本，不但針對社會，把握現實，更能將真性情來感動苦悶的一羣。看她的劇，能使人慨嘆，能使人流淚，還能使人設身處地默默的想。

一羣——生活在苦悶的環境中的一羣。誰不在從幽暗中摸壁，屏着鼻息，聽取晨雞的試唱，反正誰不是「寡婦院」中含冰茹蘗的角色。見到夏霞女士的戲上演時，正像從光明透澈

的鏡子裏照着自己的苦臉，有不經心，不感動，不嘆亦不哭的，除非他自己已變了相，換了形吧。

深幸文宗山先生將這劇本推薦給我們「萬象」，編者樂爲刊佈，擬分四期連續發表，誰料十月號「萬象」纔刊出第三幕來，已得到不少讀者的來函讚揚與口頭稱道。這是夏霞女士心血之花結的穗的收穫，却連帶形成了我們「萬象」光榮的一頁，我們該代「萬象」千百萬讀者羣向夏霞女士感謝的。

夏霞女士最近又將此劇上演於麗華大戲院，僅僅這四幕戲，可以說孕育的是血，是淚，發揚的，是力，是光，是權威！不僅能令笑的人哭；還能使哭的人噙着眼淚啞然自笑。假使說：人的情感必需用血與淚來換取的話；那麼夏霞女士在這劇本裏已下了相當代價，觀衆們該去領略她給於全人類的一片真性真情吧。

我們呢，不待四幕劇的刊畢，提前出版單行本，也爲了便利觀衆們的參閱，若說夏霞女士劇中的成分是血是淚，那麼這薄薄的一小冊，便是滿染着血漬淚痕的一塊手帕子。

一九四二年，雙十節，秋翁。



• 影近者作 •

四幕
悲劇

寡

婦

院

• 第一幕 •

〔物人場登〕

吳方潔玉
周奶媽
陳嫂
李大嫂
高老太
劉如珍
女僕

寡婦，廿二三歲，多愁善感，美麗熱情。
寡婦，六十歲，忠誠可靠，潔玉之乳母。
寡婦，四十餘歲，好吃好說，有嘴無心。
寡婦，三十餘歲，悲觀厭世，肺病極深。
寡婦，五十餘歲，寡情寡言，冷酷嚴厲。
寡婦，十六七歲，天真活潑，勇敢聰明。
約四十餘歲。

夏霞

〔景〕：寡婦院內的廂房，右邊是門，左邊是個相當大的窗戶，靠後邊有兩個床併擺着，一個掛着帳子的是潔玉的，另外一個沒帳子的是奶媽的；在兩個床當中，擺着一個老式的衣櫃，離窗口不遠，有一個老式的梳粧台，在門旁邊的是一隻飯棚，上邊擺着碗筷等物，下邊有抽屜，在門另一邊有個小茶几和兩把椅子，在屋子當中放着一張吃飯用的方桌，左右也有兩把椅子，這一切東西都擦得非常潔淨，陳設得很整齊，但是却給人一種寂寞冷清缺乏生氣的感覺。

〔時〕：初夏的黃昏後

〔幕〕：潔玉手托着腮，站在窗前，眼睛閃也不肯閃的對外望着，像是在等待着什麼，看神情大概等得相當久了，所以有點焦急。奶媽坐在飯桌旁邊，一聲

不響，眼睛老是盯着潔玉。桌子上擺着的是一點沒動過的飯和菜，就這樣大家都不動不響的靜默了片刻，潔玉大概感到手有點痠了，想放下來休息休息，無意中把頭髮碰了一下，於是急忙走到粧台前，對着鏡子用小梳子把頭髮從新梳得光光的，然後又用小鏡子前後的照了半天，看見的確是一絲不亂了，才肯住手。放下小鏡子，像是又想走回窗前去。忽然發現鏡中自己的臉色，好像是太蒼白了，於是又忙着塗了淡淡的一層胭脂，對着鏡子又重新端相了一陣，覺得一切都滿意了，才移動脚步走向窗去。但是離開粧台沒走上三步，就又覺得腳上的鞋子太素了不好看，於是又溜溜煙似的跑到床頭衣櫃裏，翻出一雙繡着紅花的緞子鞋換上，又重新上下的端相了半天，這次總算才真的

滿意了，所以滿面笑容的又急忙趕回窗前去，仍是手托着腮對外望着。又靜默了片刻，忽然像是想到了什麼，立刻臉上失去了剛才的笑容，兩條眉毛鎖在了一起，用手揉了揉臉，又低頭看了看腳，不由得搖了搖頭，輕輕地嘆了口氣：「唉！」慢慢地又走到粧台前，把剛才塗上的胭脂統統擦掉了，再走到床旁，把腳上的繡花鞋脫掉，換上原來的鞋子，悵悵寡歡的又慢慢踱回窗前去，還是手托着腮對外望着。奶媽在旁邊看她忙來忙去，始終沒有響，到此刻實在忍不住，也搖了搖頭，深深地嘆了口氣。

奶媽 唉！（把桌上沒動過的飯端起來，將冷了的飯倒回飯鍋內，又重新換了一碗熱飯，放在桌上原處。）

潔玉 （一直忘了奶媽在旁邊，直到此時才想起，於是轉過身來，難為情地：）啊！奶媽，妳又在生氣了是不是？

奶媽 我那是在生氣呢，我是在嘆氣呢！

潔玉 （跑過來）啊！奶媽。

奶媽 我簡直沒見過這樣的，從太陽一下山就忙起，直到現在，足足快兩個時辰了。一會洗一會梳，一會脫一會穿的始終沒停過，這幸虧不是叫你們天天見面，要是天天見面，照你這個忙法，我可

都快要替你累死了。

潔玉 瞧，是不是？我知道你是生氣了。

奶媽 其實我生不生氣倒不要緊，我担心的是你的身子要緊，照這樣忙法，早晚要忙出病來的，這是在寡婦院裏，不能比在公館裏，如果不好好保重，萬一真要是——

潔玉 （截住周的話）不會的，奶媽，你放心好啦！

（又走向窗去）

奶媽 噯！我要是能放得下心去倒好了。

潔玉 （回頭嬌憨地對周笑笑，又手托着腮向窗外望着去了。）

奶媽 （氣不出，笑不出，只好搖搖頭：）我說少奶奶，你這頓飯到底還吃不吃呀？這碗飯我可已經給你換了四回了。

潔玉 （頭也不轉）我吃不下去，我不吃了。

奶媽 哼！是不是？我早就知道是這麼回事，你這個樣子叫我怎麼能放得下心去呢？

潔玉 （回過頭來）我是真的吃不下去，我一點也不餓。

奶媽 你還會知道餓？你就剩下急了，等人等的這樣急法我真沒看見過，飯也不要吃了。（坐下）

潔玉 （跑過來撒嬌地）啊！奶媽，怎麼你還在生氣

呢？（伸出右手）喏！你打我兩下，別生氣了好不好？

奶媽（只好笑了，慈愛地：）看叫你說的，打你兩下，連跟你說話聲音大了點，我都怕嚇着你呢！叫我怎麼能忍心下得去手打呢？

潔玉（孩子般地撲在周懷中）啊！奶媽，我的好奶媽，我知道你不會跟我生氣的，在這世界上只有你疼我，我也只有你這麼一個親人。

奶媽（感動而憐愛地摸着潔玉肩）孩子，我還不是也只有你這麼一個親人嗎？要是沒有你，我早可以死的過了，我現在活着就全爲的是你。

潔玉 我的親奶媽！（引周手到自己的臉上）

奶媽 我活一天我就要照看你一天，從太死了我到公館去作奶媽子那天起，直到現在，一共是（指算）……廿二年了。可不是，你今年都廿三歲了。日子過的可真快，記得我剛看見你的時候，你才是個這麼大（用手比）點的孩子，現在一幌你也這麼大了。（無限慈愛的看着潔玉）

潔玉 那個時候要是沒有你，我那還會長得到這麼大呢？

奶媽（點頭）這可倒是真話，要指望著老爺和那位新太太照看你呀，這條小命早沒了。

潔玉 所以只有你才算是我的一個真正親人，我那爸爸從我生下來就沒喜歡過我，那個後媽更不用提了。在這世界上，除去你，簡直就再沒有第二個疼我的人。（欲泣）

奶媽（傷感地）唉！苦命的孩子，你這命也真够苦的了，小的時候沒有父母疼，長大了出了嫁偏偏那麼快丈夫又死啦！從生下來到現在，沒過着一天好日子。

潔玉（哭）啊！奶媽。

奶媽 其實這都該怪老爺害了你，如果不是他給定了吳家這門親事，把你嫁給那個癆病鬼去沖什麼喜，那會過門不到四個月就守了寡呢。現在落到這寡婦院裏來受罪，一輩子就這樣算完了。唉！就這樣完了。

潔玉（哭出聲）不！不！啊！奶媽，我不完，我才廿三歲，我還要活，你得救救我，救救我。

奶媽（不禁淚下）唉！孩子，要是我能救得了你，就是拚了我這條老命，我也願意，可是我是這麼個又孤又寡的苦老婆子，能幹得了什麼呢？

潔玉（哭）嗚嗚！……！

奶媽（給潔玉拭淚）孩子，別哭了，我的心都給你哭疼了。

潔玉 (仍哭)

奶媽 好孩子，真的別再哭了，聽我說，你聽我說，(忽然眼中閃出了一線希望之光)也許你就快要得救了。

潔玉 (止住哭抬起頭來)真的？

奶媽 (認真地)我告訴你，自從咱們一進這院來，我就每天到佛堂去求菩薩，求他老人家保佑你，將來能有出去的一天。現在求了已經兩年多了，大概也就快該顯靈了。只要他老人家一發慈悲，說不定那天就會派幾個天兵天將下凡來救你呢。

(越說越開心)

潔玉 (大失所望)那簡直是作夢。

奶媽 (着急)噯！快別這麼說了，菩薩就在上頭呢，回頭給他聽見可不得了。(於是趕緊閉上眼皮虔誠禱告)大慈大悲的菩薩千萬不要見怪，她小孩子家不懂事不會說話，求菩薩別生氣，還是保佑她將來能出去，回頭我就到佛堂給您老人家磕頭賠罪去，我回頭就去……(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驚喜地睜開眼：)孩子！菩薩可不是已經顯靈派了個人來救你了嗎？

潔玉 (不懂)什麼？派來了誰？

奶媽 高先生呀！

潔玉 慰卿，他？(望望窗外)

奶媽 是呀！一點不錯。你想現在你們這麼要好法，將來只要他一娶你，你不是就可以離開這裏嗎？這不是菩薩顯靈派他來救你是什麼呢？(高興地)菩薩可真是靈，已經顯靈四個多月了，可恨我現在才知道，真是太糊塗了，回頭應該多磕幾個頭，給他老人家陪罪道謝去。

潔玉 (自己也覺得這的確是一線希望，於是不由得慢慢走向窗口，低低地自語：)只要慰卿他一娶我，就可以離開這裏了。(很快的轉過身來，大聲歡欣地：)對了！他一定會娶我的。奶媽，他一定會的。

奶媽 (點頭)我看他也一定會的，雖說你們這才來往了四個多月，可是你看他跟你的是多麼要好啊！再說他人又是斯斯文文的沒有一點脾氣，乾脆你就嫁給他得了，省得在這兒受一輩子活罪。回頭你們見面的時候，不妨就跟他直說，我相信他一定會願意的。

潔玉 可是這話我怎麼好先開口呢？那多難為情呀！(停了一下)再說就算他願意了，可是還有別人呢？

奶媽 別人？誰？

潔玉，他們家和我們家。

奶媽 你是說他姑姑老闆王婆和你爸爸？

潔玉（點頭）嗯！

奶媽 這個我倒忘了。

潔玉 我想他們都不會答應的。（悶悶不樂的又走向窗去）

奶媽（思索）我看那老闆王婆頂好叫高先生自個去說，他們是親姑姑侄子，一家人總好商量。再說平日老闆王婆又頂喜歡他，從小把他養得這麼大，一直當親兒子似的，現在他要成親了是椿喜事，絕不會不答應的。至於你爸爸，那……

潔玉 恐怕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意態闌珊的低下頭去）

奶媽（決然地）我去說去，如果他不答應，我就跟他拚命。剛才我說過，只要你能好了，就是拚死了我這條老命我也是願意的。（熱誠充溢的望着潔玉）

潔玉（感動地）奶媽，你待我太好了。

奶媽 他自己那麼大年紀了，在太太死了還不滿五七了，爲什麼還不許嫁人呢？再說像你這把水葱似的年紀，花朵般的模樣，如果就這麼活生生的受

罪等死，一輩子送在這寡婦院裏，菩薩看着都會心疼的。

潔玉（無限感傷）唉！但願……

奶媽 但願高先生這件事能成了，你就算熬出去了。

待會我就到佛堂給菩薩燒香磕頭去，求他多多保佑你。

潔玉 奶媽，你待我實在太好了，求菩薩也多多保佑你。

奶媽（憐愛地笑了）傻孩子，你好了我自然也就跟着好了，菩薩保佑你不就等於保佑我了嗎？

潔玉（心花怒放）那回頭慰卿來了，我就……（見有人推門停住）誰？哦！陳嫂，是你。

陳嫂（笑嘻嘻走進來）可不是嗎？正是我，吳少奶奶，我是特爲來告訴你一件事。

奶媽 哼！沒好事。（把飯菜都檢在食盤裏，端着放進食櫥中。）

潔玉 什麼事呀？陳嫂子。

陳嫂（眼睛一直盯着周手中的食盤，未曾聽見。）

潔玉（大聲）陳嫂子！

陳嫂（驚覺）嗯？

潔玉 什麼事呀？

陳嫂（想到自己的失態，不覺臉紅了起來。）哦！

可不是嗎？我真是越來越糊塗了，不怪剛才嚇我還罵我來着。瞧！我却忘了是幹什麼來的了，我是特爲來告訴您，今天晚上又要有一個沒出過嫁的望門小寡婦送進院來了，聽說才十七歲，還念過書呢。

潔玉 什麼？才十七歲？

陳嫂 可不是嗎，聽說是才交十七歲的望門小寡婦。

潔玉 既是望門寡，又沒出過嫁，幹嗎也送到這兒來呢？真是作孽。

陳嫂 可不是嗎？說的就是這話呢！聽說是男家給了女家不知多少錢，求女家把這孩子送到這兒來。女家起初是不肯，後來男家又把預備娶親的時候用的八大件金首飾也送過去了，說是只求姑娘在這兒守出個貞節牌坊來，兩家面子上都風光。將來萬一男家的老公公能借此升個一官半職的，絕不會忘了女家的好處，一定再加倍報答，所以女家的爸爸就答應了。

潔玉（感嘆地）唉！這個小可憐蟲，成了他們買賣的東西了。

陳嫂 可不是嗎？您瞧多可憐呀！聽說爲了這個，女家的媽都快哭死了，直嚷捨不得把孩子送到這兒來。可是他又不惹不起孩子的爸爸，所以抱着這孩

子哭了好幾天了。

奶媽 哼！又是個好爸爸幹的好事。（像跟誰生氣似的坐在一旁）

潔玉（無限傷感）唉！爲什麼當爸爸的都跟女兒這麼過不去呢？

陳嫂 誰知道哪！其實按理說男家的公公也不對，自己的兒子既然都死啦，又何必還要害人家小姑娘一輩子呢？

奶媽（氣哄哄地搶着說）自個好升官發財呀！家裏出了個貞節烈女多風光呀！將來牌坊立起來的時候連縣大老爺都要來拜呀祭的多體面多神氣哪！哼！（越說越沒好氣，爽性不說了。）

潔玉（感傷地）可是那壓在牌坊底下的人多可憐多淒慘呢！

奶媽 哼！他們還管那些個，死的人要是不可憐不淒慘，他們怎麼能神氣能體面哪！

潔玉（無限哀怨）唉！（想到自己的身世，又低下頭去了。）

奶媽 反正這年頭就是這麼不講理的年頭，是女人就倒霉，當了寡婦就該死。（無從發洩滿腔的冤氣，於是重重地坐下。）

陳嫂 可不是嗎？周奶奶這話真是一點不錯，女人總

是吃虧的，將來如果有一天能變，變樣就好了，到那個時候，把那些死了老婆的光棍也都關進寡老院去，看他們受的了受不了。（像已經報了仇一樣滿意的笑了）

奶媽（忍不住也笑了）那呀用不了三天，院牆就會給拆了全跑光了。

潔玉 唉！說來說去，總是我們女人吃虧倒霉。（走向窗口去）

陳嫂 可不是嗎？所以我常禱告老天爺，下輩子可別再叫我托生女人了，那不去托生個豬呀羊的也比托生女人強。

奶媽（深以為然）噯！倒寧願去托生那一刀貨，一刀死了痛快，省得托生女人受這零剝慢削的罪。

陳嫂 可不是嗎？你看就說新來的這個小寡婦吧！今年才十七歲，要是在這兒慢慢的熬到死，得受多少年的罪呀！

潔玉（轉過身來）陳嫂子，你看見這個孩子沒有？

陳嫂 沒有呢！剛才我聽見孩子的爹跟老太正挑時辰，哪！說今天是黃道吉日，可是也得挑個好時辰，後來翻了半天黃歷，說戌時大吉大利，所以大概回頭一交戌時就要送來了。

潔玉 戌時？就快到了，可是這院裏都住滿了，又沒

空屋子，送進來之後住在那兒呢？

陳嫂 瞧，可不是我真成了糊塗蟲了，我又忘了我是幹什麼來的了，我就是特爲來告訴您這件事的，聽那個孩子的爹說，這孩子自小沒離開過媽，頂好找一個好伴同住，免得想家，所以跟老太商量了半天，後來決定叫她跟您一塊兒來住。

潔玉（大吃一驚）什麼？跟我一塊兒來住？

陳嫂 是的，聽老太說，這院裏就數您，這屋裏清靜也就數您，爲人和氣，再加上你們倆都是念過書的，一定會合的來，所以就這麼定規了，叫我先來告訴您一聲，人一會就要送來了，我看您這屋子裏的傢具，恐怕還得挪動一下。

潔玉（打斷陳語）不成！不成！我不要人家跟我同住，我要一個人住。

奶媽（幫着說）對了，對了，我們姑奶奶願意一個人住，清靜點。

陳嫂 可是老太已經這麼定規了，恐怕……

潔玉（急）我不管，我說不成就不成。

陳嫂（不懂潔玉爲什麼會如此着急，於是小心地：）萬一老太她——

潔玉（不等陳說完，就急不容緩逼着周：）啊！奶媽，你快到前邊問問去，如果真是這麼決定了，

你就說我不答應，如果萬一非搬進來不可，（望窗外）那至早也得過了今天晚上。

陳嫂（莫明其妙）那爲什麼呢？今天晚上跟明天還不是不一樣嗎？

潔玉（無法解釋）啊！你不懂就別問了。奶媽，你快點去呀！

奶媽 我就去。（出去）

潔玉 快點，就說是我說的，今天晚上一定不能搬進來。

陳嫂 可是她們特爲挑了今天這個好日子好時辰才搬進來的。

潔玉（知道對方不會明白，所以不願多說。）我不管，反正今天晚上我不許有人搬進我這屋裏來住。（又走向窗口去）

陳嫂（不得要領）那一會兒怎麼辦呢？（慢慢踱到食櫥邊，窺潔玉不見，偷偷拿了一塊肉放到嘴裏吞下，然後走近潔玉，滔滔不絕地：）我說吳少奶奶，如果您怕搬進個小孩子來討嫌，吵得您不得安靜，那我跟她換，換我搬進來，您看怎麼樣？我這麼大歲數的人了，絕不會討您厭。再說我跟周奶奶一塊兒服侍您，也能更週到點。我又不要您什麼，只檢您那些吃剩下的，不要的，就足

够我吃喝一輩子的了。至於我的爲人，您進院這兩年來大概也看出個八成來了，我是最手穩最嘴穩不過了，不是我的我不要，不該說的我說，担保不會叫您討厭，如果來願意的話，回頭我就跟老太太去說，就說您願意——

潔玉（截住陳語）不！陳嫂，我一個清靜慣了，不管是誰，我也不願意搬進來跟我同住，你知道我自小就是這種怪脾氣。

陳嫂 可不是嗎？您不說我也早就知道，在公館裏的小姐少奶奶們，都是一個人住一間屋子，清靜慣了，不願意跟人亂糟糟的住在一塊。所以我才說怕那個小孩子不懂事，願意跟她換，我這全是爲您打算。

潔玉（只好承情）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所以我真得謝謝你，（走近食櫥，端起陳才偷食過的菜碗給陳）瞧！這碗菜我還沒動過，（發現菜碗有人動過了，於是不由得望了陳一眼，微笑着。陳忍不住舉起手來，擦擦嘴巴。）如果你不嫌棄，你就端去吃了吧！

陳嫂（眉開眼笑）瞧！這是怎麼說的，又要破費您了，您還是留着自己吃罷。（嘴裏說着，手却早把碗接了過去。）

潔玉（忍住笑）不！陳嫂你拿去吃吧！我不要了。
（走向窗去）

陳嫂（心花怒放）嘻嘻嘻嘻！那我就真不客氣了，謝謝您。（拜了拜）

潔玉 用不着謝，你端去吃好了，你知道我是不喜歡假客氣的人。

陳嫂 可不是嗎！我早就知道您向來待人實心實意，不喜歡假客氣，不過三天兩頭的破費您，這可真不好意思。

潔玉（只希望對方快點走）得了，那你就別客氣了，快端去吧。

陳嫂（笑嘻嘻）嘿嘿！那我就真端去了。（見潔玉望着窗外不理不睬，於是向門外走去：）唉！我早就說過，這院裏就數吳奶奶爲人大方，心慈面軟，憐恤窮人，可不是一點也不錯，這麼好的人，老天爺也叫守寡，真是瞎了眼啦！真是瞎了眼啦！（才走到門口，就等不及的又拿了一塊肉放進嘴裏，吃着出去。）

潔玉（聽見陳嫂出去了，才轉過身來，噓了一口長氣：）噓！「可不是嗎可不是嗎」可走了。（跑到門口向外望望）奶媽怎麼還不回來呢？（焦急地在屋中走來走去，忽然又走到窗口，對外望望：

）慰卿，慰卿，你怎麼也還不來呢？你知道嗎？咱們也許快不能見面了，一有人搬進來同住，叫我還怎麼能再出去跟你相見呢？（頹然地）不許我跟你見面，那還不如叫我死了的好。啊！慰卿！慰卿！你快點來吧！（屋中漸暗，奶媽急急推門入，潔玉一驚：）誰？啊！奶媽，你嚇了我一大跳。

奶媽 真是不害臊，每次來總得拿點走，剛才饞嘴貓手裏端了一碗肉，一定又是你給她的，那是我燒了給你吃的，怎麼你又給她啦？他一來你就給她，給慣了她更愛來了，像她這種人——

潔玉（截斷周語）啊！奶媽，別說這些個了，是我給她的，因爲不給她，她老是一可不是嗎可不是嗎——的不肯走，你先告訴我，你去打聽的事情怎麼樣？

奶媽 瞧！是不是？我就知道不給她點什麼她是不肯走的，都是你這傻孩子，心地厚道，把她慣壞了，要是我呀……

潔玉（急了）奶媽，你別再你呀我呀的沒完了，快告訴我，你去打聽的事到底是怎麼樣？

奶媽 一點不錯，饞嘴貓說的一點不錯，回頭人就要送來了，送到咱們這屋裏來住。（去點燈）